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 
zyhy83@163.com

民俗风情

村歌社舞也风流

# 新市民间民俗文化撷英

张建雄

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  
**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  
飞入菜花无处寻。**”

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《宿新市徐公店》流传千古，不少人都耳熟能详，倒背如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新市这个攸县的僻壤小镇也随之名扬万里、流韵千古。殊不知，《宿新市徐公店》诗，共有二首，很多人只知其二，不知其一，现将第一首引录如下：

“春光都在柳梢头，  
**拣折长条插酒楼。便作在家寒食看，  
村歌社舞更风流。”**

这首诗描绘的是暮春时节新市的田园风光，对新市地区的民间歌舞民间文化作出了由衷的赞叹。这也让若干年后的我们了解到，最迟在南宋时，新市地区的民间歌舞文化就已异常发达。

当然，我们现在无法真实地再现几百年前的画面，但历史的生命力是强大的，传统精神和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，正如新江之水，流韵悠悠，风流千古。

## 文化的敬畏

新市人是怎么描绘新市的呢？他们说，新市（老街）是一条龙，一艘龙舟，他庇佑着新市人，让他的子民安全快乐。新市老街依小江之势而建，蜿蜒龙行，摇头摆尾，龙头在小江和大江交汇之处直奔大江（攸水），直入“鲇鱼潭”。鲇鱼潭在老街下街的街口处，老人告诉我们，鲇鱼潭很深，潭

下有一条暗河，不知通到何处。“鲇鱼精”就住在里面。新市人喜欢游泳，但从来不到那儿去游泳，据说只有“余师”（潜水员）才敢去。说新市（老街）是“龙舟”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被洪水淹没过。记得一九五四年的一次大洪水，一九九八年的特大洪水，新市被淹没，房屋倒塌不少，老街硬是滴水未进，安然无恙。

新市人对文化对知识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和尊重。老街上街街口的左前侧，曾经建有一座“字纸亭”，简朴而庄重，柱廊上有楹联。这亭是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。在新市人的眼光里，一切写了字的纸，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，不能随意丢弃和污染。家中有了废弃字纸，一般都会收集在一起，然后送到“字纸亭”，心虔诚恭恭敬敬焚化。

这里，对传统文化、外来文化有一种兼收并蓄，互为包容的开放心态。小小的市镇既有古建筑关帝庙、永灵寺、玄元观，还有天主堂、福音堂、三教九流儒释佛道，古今中外中西合璧，自有特色。

## “烧火塔”和“打铁水”

深厚的民俗文化功底，铸成了新市的文化繁荣。每逢祭祀或传统节日，新市这座小镇的“村歌社舞”都异常发达。小镇有大小二座戏台，大戏台在墟场上，泥土为基，和天主堂并立，原址在现在新市村村委会处。小戏台在中街永灵寺前侧，面街而建，紧靠中街石桥，和天主堂、大戏台隔小江而成一线。最

使我感兴

趣的，还是中秋节极富特色的“烧火塔”和“打铁水”。

中秋节，人们吃过团圆饭以后，就来到大戏台坪前。有人挑来了一担担的青瓦片，用青砖做塔基，瓦片做塔身，搭成高过人头高的瓦塔，有人挑来过了“三伏”的劈柴和“锯屑”（锯木时飘下的细碎木屑）。等月亮升起，络绎不绝的老街人和邻近的乡民来到了戏台坪，里三层外三层把小塔围得水泄不通。点火了，人们把木柴塞进塔里，熊熊大火燃起，噼里啪啦声不绝于耳，火舌从四周的塔口呼呼翻涌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月亮的清辉也为之失色。这时，有人会把“锯屑”一把把地向火塔撒去，锯屑碰上呼呼作响的火舌，马上就变成了星星点点的火花，火花四溅，像天女散花，在夜色中，月光下，显得分外美妙壮观。

火塔烧完以后，就是“打铁水”。上街的补锅匠，早早地把补锅的风箱炉子挑到了现场，支起了化铁炉，架起了风箱。那边火塔火花飞舞，这边风箱呼呼响，铁水翻腾。火塔刚熄火，人们又转向了铁水炉。只见一个小青年马步紧扎，屏息凝气，全神贯注，双手紧握一块小木板。补锅匠用铁钳夹住化铁小炉，把沸腾的铁水往小木板一浇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小青年把木板朝上一迎，用力一推，铁水瞬间变成了星星点点的火星在夜空中飞舞，发出悦耳的响声。围观的人群，发出一声惊呼，像潮水一样退去。虽然小炉的铁水不多，难以形成壮观的气象，但人们希望生活幸福美好，绽放如花似锦的希望，像这美好的火花一样飞舞绽放。

如今显得有些败落的新市老街一角



新市老街的永灵寺，如今已是新市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标签

SHENNONG CHENGJI



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、著名摄影家李晓英



在苗寨，当地老人编制竹篾，李晓英正在测光，场景亦适合弱光摄影技术的教学



在苗寨，当地民居是弱光摄影技术最好的教学场景

株洲风物

有福建朋友在醴陵办厂数年，说起与老家的差异，最大的就是醴陵人热情好客。无论何时到人家，即便是完全陌生，甚至对你有点意见，也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泡茶。这在醴陵原本是习以为常的，况且邑人还有“仇人面前满酌酒”的说法。便向在福建当地如何。答：在福建，你到人家坐一宵也不会泡茶，除非你开口向主人讨一碗水喝。我便去求证醴陵人这风习的由来，一查吓一跳。

民国县志记载：清光绪年间，红茶为醴陵大宗产品，远销于外，岁可二万石。又云：醴陵茶叶远销西北诸省，产量列为全省之冠，与安徽祁门媲美，最高销量39万箱（每箱平均60斤）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洋船泊汉口，收茶不计值……

这个记载说明醴陵早在清朝就是外贸大县。推算起来，红茶的出口还排在烟花和瓷器之前。

## 农家采茶忙

茶叶原产我国，流行于醴陵北乡的夜歌子这样唱道：

茶叶本是天庭裁，张果佬看了起谋心；  
伞把中私藏七粒籽，匆匆忙忙下凡尘；  
一颗种在昆仑山，野鸡撵得有发蒜；  
二颗种在大路上，行人踩得无影踪；  
三颗种到洞庭湖，青鱼精将它吞下肚；  
……

最后一颗种在安化县，分枝发叶到如今。

可见醴陵的茶叶种植较早。茶叶种植要求土壤呈酸性，马尾松、映山红生长的土地都能种茶。醴陵所属江南丘陵红壤土层深厚，正是茶叶生长的地方。数千年的耕种中，茶农积累了一整套种茶技术。所谓“谷雨前茶，清明芽芽”，讲的是醴陵采茶的时机，其实早在开茶前一个月，茶叶生产就开始了。茶农上山中耕除草，砍掉高过茶蓬的金刚刺，扯开攀附缠绕的“土茯苓”（俗称“冷饭坨”），将板结的土地挖松三至四寸深，这叫开春山。夏茶采完后，再进山翻耕一次，叫“伏耕”，要求深挖六寸以上，将茶树兜挖出来晒死。最后一茬茶叶采完了，将整个茶园翻耕一次，将茶蓬修剪整齐，挖基土层挖开埋入牛粪杂肥再用土盖上，以利茶叶过冬，这叫“冬耕”。一年三次，在茶园中侍弄，并不轻松，所以有“一百亩园十亩田”之说。

茶叶的采摘更是争分抢秒，醴陵俗语“一个夜夜老了一园茶”。采茶是姑娘们的强项，工作细致，劳动强度并不大，食指拇指一掐一扼，一芽芽的茶便采下来。双手轮番上阵，上下翻飞，姑娘们却仍以分神

相互打趣讲笑。漫山的茶园，茶坡一圈圈延伸，姑娘们隔得远了，便唱起山歌来。其中最有醴陵味的当属扯白歌：奇怪奇怪真奇怪，风吹石头滚上坡，犁田犁出野鸡蛋，砍柴砍出鲫鱼壳，拗背叫鸡公生下双黄蛋，半夜里老鼠子咬猫脚……后来湖南花鼓戏中就有一个专门的调门，叫做采茶调的，节奏欢快明亮，有一派春光里采茶嬉游的热闹气氛。

## 喝茶有讲究

醴陵最为独特的是喝泡茶。看种种茶道总是要先洗茶叶，泡好了也要先闻了又闻，等到喝时，茶水已经开始变冷。醴陵的喝法就不同了，本地冲泡就是直接用滚水冲泡，趁茶叶尚在水中滚动，将嘴唇粘到杯沿上，轻轻地一吹，细细啜取，发脆脆的响声。关键是喝法，顺序是先往杯口里吹一口气，再就着杯口收气吸水。吹风要吹得恰到好处，太重了，滚烫的茶水溢出来烫手；太轻就无法吹动水面，将含有灰尘的泡沫吹开。往嘴里吸水的力度就更更适度，吸得太重，进口的茶水太多，来不及冷却，要烫伤口腔；吸得太轻，茶水不会从杯口溜进嘴里，技巧在于将时间拉长，悠悠的力道刚好将茶水吸出杯口落入嘴里，嘴唇根本不要挨到同样滚烫的杯沿，茶水也就在那一段抛空之中稍稍冷却到正好适宜的温度。那是一种刚刚可以忍受的滚烫，带给你的是一种介于痒痛之间的奇妙感觉，既提神又解乏。所以，醴陵人喝泡茶是上瘾的。茶既讲究冲泡随性，往往一杯茶喝完了，茶杯还是滚烫滚烫的，就习惯的伸出小拇指将杯底刚刚泡开的茶叶捞出来，放嘴里细细的嚼食。过两三分钟再喝第二杯，那时候，即使就是白开水，也会觉出绵绵的甜味的。但一般是不添水的，大多数醴陵人喜欢的就是那种清香中淡淡的苦涩。

倘若身边有个二岁三岁的孩子，也必定要将这茶叶纳入伊口中，数次之后，这孩子必能每逢主人上茶即在旁等候，这大体也是外地所不多见的。喝茶茶不仅仅只在冬天，但是至少要在人家家里安稳的坐下来，算是一件比较正式的事情。日常劳作中，是没有功夫坐下来，细细的喝这热茶的，一般之家就总备有一款茶壶，醴陵人叫做“包壶”，可以装十来斤茶水，用茶叶一并冲泡，凉了筛来解渴。大抵就是文人们叫做“牛饮”，我以为相对喝泡茶的文静，可以叫做武喝吧。

无论文喝还是武喝，但先天的茶是绝对不喝的。地方的俗语“隔夜茶，毒如蛇”。所以花鼓戏唱词中“早晨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”中的茶就是指客人们在做早饭的同时将这一包壶茶泡好了，提上厅堂的八仙桌。

## 向往的生活

### 跟摄影师李晓英走湘西

步哥

一直有个愿望，跟本地的摄影大师、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李晓英到湘西去，实地学习弱光摄影技术。

今年3月下旬，这个愿望终于达成，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按照预先安排的行程，携带沉重的设备和行李，和李晓英一起从株洲租车前往湘西，开启这次期待已久的行程之旅。

## 偶遇土家舍巴节

也是凑巧，这次偶发的行程之旅竟然跟湘西一年一度的土家族舍巴节撞上了。舍巴节，又名社巴节、调年会，是当地最隆重的传统祭祀节日，有独特的祭祀形式和丰富的表达内容，一般在春分左右举行。

车抵古丈县，甫一停稳，就看到聚集在村前坪的表演队伍举起旗帜、敲起锣鼓、吹起唢呐，沿乡道向祭祀地行进。走了约2公里，下一个三面环山的大草坪，这个场地前面有一个小瓦屋，名为摆手堂，内有神像和祭祀的设施。队伍按照规矩排好，前面是穿着传统雨具蓑衣的敬神人端着祭祀品，中间是穿着类似道士服饰的法师手持铜铃，接着是穿着土家族传统服饰的男士们握着扫帚，后面是等待跳摆手舞的女士们。两侧置锣鼓、唢呐、号角、咚咚咚等队伍和旗帜，观众则在侧面的山坡上驻足观看。

时间一到，鼓角声响起，仪式开始。在社巴人带领下，大家摇的摇、摆的摆、扫的扫，跳起民族舞蹈。用于祭祀的贡品——一头大肥猪被四个大男人抬到摆手堂前，然后由屠夫挖心割头，用于祭祀敬祖。当猪头被高举过头示众时，活动进入高潮，鞭

炮、锣鼓、唢呐、号角一起响起，大家一起跳起摆手舞，扫把舞、毛古斯，一派欢腾。

仪式结束后，有女摄影爱好者好奇地从老人手中要个号角吹一下，没想到居然吹不响，老人很友好，做了一个示范，果然声音洪亮。在返回原出发地的路上，我们与村民们交流互动，长者给我们讲舍巴节的由来和故事，拿出铜铃给我们体验，还热情地邀请我们中午到村里吃饭。

## 行摄翁草村

下午我们驱车到翁草村。该村位于古丈县默戎镇，山高路远，车子在山谷间盘旋，狭窄的道路让人心跳。到了村里，连停车住宿吃饭都成了难题。听说该村几年前才通公路，是党的精准扶贫政策使其脱贫致富。村里引进了种植茶叶的大型公司，许多村民加入茶叶生产合作社，水渠和道路也在修整改造中，预计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巨大变化。大家四处寻访打听，终于找到了住宿地安置下来，就在综艺真人秀《向往的生活》里那幢著名的蘑菇屋旁边。

天渐渐暗下来了，山谷里的苗寨凉风习习。我们来到饭店生起柴火取暖。这时突然有人悄悄告诉，看到了身着苗族的大娘正在里屋烤火。一打听原来是老板的大嫂。大嫂在暗处的身影成了现场弱光摄影的题材。大家轮流拍摄，不断地向李晓英请教。她言传身教，自己拍摄一张后，还把相机屏幕亮给周围的摄影爱好者，大家都佩服不已。

次日一早，天气转晴，阳光洒落在花海中，苗寨，山峦上飘散着奶白的雾气，堪称人间仙境。队伍跟着李晓英到了蘑菇屋，因主人不在家，只能在外体验一下

“向往的生活”，拍摄几张合影以表示敬意。沿溪水台阶而上，到了一农家，苗族大娘很热情，看到我们进屋问候，马上叫醒正在休息的大爷，大爷八十多岁了，很健谈，说他子女都出去打工了，只有老两口在家，他曾是民办老师、村干部，现在研究苗医。听说有人懂得一点医药，竟慷慨地拿出其成果请人鉴赏。李晓英的兴趣则是他们的伙房，挂在梁柱上的腊肉在烟火缭绕下油光发亮，坐在火炉边烤火的老人平和恬静，这场景让人心醉。大家站好位置轮换着拍摄，久留不去。太阳慢慢升起，雾气徐徐消散，对面山路上偶然出现的放牛人、背篓人成了最佳的拍摄对象。我们在苗寨里转悠，寻找合适的景物。有时还请号称“一号模特”的摄影爱好者出来客串一下，通过摆拍增加人气。

午饭后，有人告诉我们，村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茶园，可能还有采茶的村姑。我们集合队伍，沿着陡峭的山路行进，一路搜索采茶人的身影，结果越走越慌，前面多是荒野，连一个村姑也没见到，于是不得不折回。在返回的路上，突然发现村舍附近有层层叠叠的梯田，这不就是茶园么？大家急忙下车拍摄，并感叹“众里寻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精妙。

告别翁草村，我们又来到著名的凤凰古城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在凤凰古城、矮寨苗家园、拉毫古城堡等地拍摄，充分领略了李晓英弱光摄影艺术的魅力，湘西之行也让我们受益匪浅。

## 独具特色的醴陵泡茶

姚武飞